

敬

事

草

敬事草卷十六目錄

催播功及各巡撫揭帖

因災陳言揭帖

三催揀選急選本揭帖

回 聖諭揭帖

回 聖諭揭帖

請釋詔獄逮繫揭帖

免煤稅揭帖

請行七事揭帖

回 聖諭揭帖

催補科道揭帖

萬壽請罷礦稅揭帖

請罷礦稅揭帖

回 聖諭揭帖

戶部錢糧缺乏揭帖

請釋詔獄逮繫揭帖

催武場監試揭帖

請假修墓揭帖

請傳上供揭帖

謝 聖諭揭帖

請假修墓疏

修墓揭帖

回 諭揭帖

再請修墓揭帖

再請修墓疏

三請修墓疏

楚宗變亂揭帖

論播功難封拜揭帖

討亂宗揭帖

請官糴救荒揭帖

辭播功敘賞揭帖

救荒二揭

總河交代揭帖

叛宗造言闡揚 聖政䟽

回 聖諭揭帖

聖母萬壽請受賀揭帖

推管蔡等官及巡按揭帖

聖母萬壽入賀揭帖

聖諭揭帖

回 聖諭揭帖

吳御史回道及七差揭帖

催章奏揭帖

請留溫中丞揭帖

察近請下管察本章揭帖

管玉牒揭帖

請留用葉少宰揭帖

請留楊少宰揭帖

回 聖諭揭帖

請允各差并補科道揭帖

因額奏請行修崇實政揭帖

敬事草卷十六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催播功及各巡撫揭帖

三臣題臣等憂國之心實迫于衷惟是黜陟不定賞罰不明何以振作人心計安天下今且以闕政之大者二事望目下行之播州大功今已四年而敘賞之典未下死者無以慰生者無以勸後來有事誰肯出力臣等所擬止有減薄並無冒濫似可 允從倘有未合寧以 御筆改

發萬勿因平二人而沒百十人之功失億兆人之望也各色缺官悉宜允補所最急者山西鄖陽福建河南四巡撫此是一方軍民重寄兵馬錢糧惟其料理安危治亂皆其憂責安可視為泛常又顯望顯望伏乞即將此三事先賜發行

三月初三日

因災陳言揭帖

題伏念臣猥以菲才誤當揆路上無以報明
主簡毗之德下無以答四方期望之心竊念古
者常以災異求直言今滿朝文武臣工俱獻蓋
誠不求而合正舍已從人化災為祥之日臣謹
撮諸臣之大指直以三語為獻 天變必當畏
也 祖宗必當念也人言必當恤也人主雖至
尊必托命于天地受庇于祖宗寄身于億兆臣
民之上所以處此者未盡其道而欲享有安富

尊榮必不可得今 祖宗愠怒故天變從之天
變屢見故人言隨之曾是不思天下無望矣往
時非無災異然止于一方一事猶可言也今極
大且多日迫日近不可言也日食于四月古今
所甚忌也而連歲兩見則尤異泗州鳳陽承天
諸陵比年悉有儆戒而 皇陵之雨雹長陵之
雷火連歲相尋同在五月二十三日上天之意
豈其偶然偶然者必不若此之符也非但如此
而已也遂有孽蟲齧松柏徧于諸陵矣遂有洪

原缺

三催揀選急選本揭帖

三臣題臣等昨自閣中出至長安門外見有揀
選府同知等官張翼新等急選巡檢等官鄭公
星等攔遮道旁冒雨沾泥述其久候艱苦耳不
忍聞目不忍見臣等已將昨者 聖諭明示遣
還顧念大信所關傳布天下既有聞見謹據實
復奏伏乞將張翼新等鄭公星等一本允賜檢

發

七月初
十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盧受捧出 聖諭朕昨覽
卿等奏揭知卿等素服親赴文華門行禮投進
朕心兢惕不置天災屢示警象 祖宗陵寢震
驚朕躬日夕焦勞致成憂鬱寢食未遑繹思悔
悟更始轉災為祥前已屢諭卿等修省實政次
第發行其文武諸臣所陳章奏朕因不時眩暈
服藥調攝尚未悉覽元輔為朕心腹股肱贊襄
懋著素所眷知信任二三良輔義同一體俱為

講學舊臣朕特召來輔政信任共濟時艱同寅
協恭弼成化理所奏至誠懇切朕知道了今又
覽卿等揭題揀選官張翼新等急選官鄭公星
等攔告艱苦情由此本前檢誤作重複是以未
發原無他故即當批行矣諭卿知之欽此竊惟
臣等于初九日具揭恭進昂首瞻天者兩晝夜
于茲矣倏奉 諭旨相顧泣萬行下伏念臣一
貫久叨腹心之愛待罪十年臣鯉臣賡咸承一
體之恩起家二載溯追周旋講幄乃在二十年

前猶厯記存從容語及故舊之情藹若典學之意宛如真所謂義君臣而情父子者也前所進揭竇臣等報效赤丹既蒙許為至誠懇切似亦微有感動矣臣等乃親近之臣又文學之臣而今日又忝為老臣者也為親近之臣則沐恩最深休戚咸共敢不盡言為文學之臣則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具在簡編驗之已真又安敢不言臣等此身乃皇考之所齒錄而簡用者也受事頗久聞見頗多又安可不言今天下之人方

居水火之中謂臣等身在日月之旁而不一開口
虛忝恩遇之隆大孤輔弼之義皇上亦安取此
腹心股肱為哉聖諭內悔悟更始一語願毋忘之
毋吐棄之則臣等雖死瞑目所奉聖諭尊嚴閣中
以昭虛已聽言至德

七月十一日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該文書官盧受又捧出 聖諭天
雨連綿京城坍塌房屋數多壓傷人民甚衆朕
聞心甚惕然便着太僕寺給發銀十萬兩交與
該部并該科及五城御史公同查勘分明每房
一間欽賞五錢以資修理賑濟卿等查照舊例
叅酌時宜擬諭來行諭卿等知欽此謹擬 諭

上進

七月十二日上

諭戶工二部天雨連綿京城坍塌房屋數多壓傷

人民甚衆朕心甚惻然便著太僕寺給發銀十萬兩交與該部并該科及五城御史會查勘分明每房一間欽賞銀五錢以資修理賑濟及醫藥津送之費務先儘貧難下戶仍不許官吏侵冒必令沾受實惠有舊例及時宜該舉行的著題來行

請釋詔獄逮繫揭帖

昨日管鎮撫司李楨國來說獄中房牆倒塌積
水成河各囚難以存活此監與刑部監不同原
是寄監非久繫之所初無多地多房制度草創
亦無水溝一牆之外便是通行大路甚難防備
今年雨多即牆外大路設有溝渠亦皆淹沒况
此監中如同壑底何能待其暗消人多地窄氣
蒸臭穢不論有罪無罪死生難保情實可憐
皇上近念在京百姓發太僕寺銀十萬兩賑濟

大惠普及莫不歡呼望推廣此意以及諸囚真
犯難赦者各有應得罪名除死罪外餘宜早與
發遣發落至於礦稅犯人當坐因公之條彼原
為百姓得罪儻致湓亡益為百姓所憐干和尤
甚乘此災異示儆之時一加䟽釋上副天望下
慰人心所釋者少所悅者衆古者旱澇必先慮
囚王政之大端也乞將馮應京等特恩赦宥不
然發刑部分別坐擬釋其幽囚寬其目前死亡
之急以塞天下哀憐之口其餘各犯亦通發刑部

擬罪奏請庶罪人有所歸着亦便於工部修理

也

七月十五日上

免煤稅揭帖

三臣題臣等連日見西山煤戶百十成群哀泣
于長安門外口稱窰口盡為水所滄沒入地深
二三里無力掏挖生意已絕本縣監追煤課從
何而出叩天憐憫投有揭帖臣等見之為之泣
下伏乞量免課銀二三箇月少蘇其困今見發
太僕寺銀十萬兩除給濟京城下戶之外猶可
分此濟彼均蒙恩澤不費之惠也雖不能人人
霑被亦使百姓知軫恤弘恩出自聖衷挽回

入心此一機矣臣等敢擬一
諭上進望即賜

行

七月十七日

諭戶部西山被災審戶著比京城下戶一體給賞
即于見發太僕寺銀兩內通融分與務令各需實
惠水占審口免徵課銀二三箇月

原缺

御史高攀枝題留漕糧十萬以作開荒牛種之
需戶部曾許六萬臣等于二十二日票上望賜
允行

一教習庶吉士例有館師二員臣等擬原任尚
書于慎行與見任侍郎周應賓一同教習今進
館之期已迫未蒙准發望乞明示以憑奉行
一各部院大臣及四省巡撫與各大小官員缺
諒次第有命伏乞沛然一通

一牧地為水所占見以災荒乞賑若復加賦豈

不搖動畿輔之人心乎望早賜恩命使各歌

頌

皇仁以鎮四海

七月二十四日上

此七事者得審戶通融分賞免徵課銀三
箇月得江北漕米六萬得教習館師得山
西福建二巡撫及各司道等官得牧地徵
銀一萬五千兩取王昇回若此耳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諭內閣
朕覽卿等揭奏七款皆係修省實政具悉忠愛
朕因各官不以國體為重要直沽名哄然煩激
連日憤懣眩暈卿等前奏未行悉覽今所奏已
知道了欽此臣等感戴眷答之厚具諭修省之
誠雖隔雲霄真同咫尺不勝激切不勝誦仰竊
惟王者萬民之父母父母在上則一家之身衣
口食皆請給于晨昏子啼兒號每充盈于耳目

惟慈愛之甚切故喜怒之交忘雖頑劣而妄干
猶怵惕而垂憫今四海依 皇上為大父母群
臣期 皇上為大聖人感時事之日非覩上天
之時倣各輸積悃爭獻讜言此亦恃慈親在上
而不覺啼號之畢集也臣等既蒙 皇上如天
之德在宥之仁敢望推此仁恩俯採一二恭繹
聖諭許臣等所奏為修省實政伏想旦晚之間
次第省發鵠立下風以日為歲惟早發一日則
早慰一日更願融和氣于胸中調陰陽于寓內

樂善不倦與物同春性情中和則憤懣自息心
廣體胖則眩暈奚留將聖壽萬于山阜而

聖祚垂于日月矣

七月二十
五日上

原缺

萬壽請罷礦稅揭帖

三臣題竊聞五福以壽為先積善必有餘慶恭
遇萬壽聖節聞左右有買雀放生祝延聖
壽者固是一點忠愛臣等竊以為未廣也區區
愚見欲推廣此意于十七日在廷文武百官及
天下入賀人員四夷朝貢之使山呼萬歲之時
皇上特渙綸音俾罷礦稅以示普天同慶之意
此時滿朝萬口必將歡聲如雷仰徹穹昊不崇
朝而謳歌溢乎四海協氣塞于兩間上帝臨之

介以景福八荒壽域歛而為一人之壽矣而況
有本支之燕貽以畺厥後有堯舜之鴻名以傳
不朽其為利益何以加此哉夫當礦稅之行也
是以天下為籠使萬物一無所逃也今既徹也
釋倒懸之民而登春臺之上猶天空任鳥飛而
無一在樊籠之中者何必買而放生也天保之
詩祝天子萬年而必曰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意
正如此臣等不勝犬馬下情輒敢以是為獻惟
念恩自上出不敢漏泄謹親自潦草手書密進

原缺

請罷礦稅揭帖

三臣題臣等謬充大任過受鴻私天下之人共
指責于臣等皇上居深宮之中不見群臣百
姓則自謂可塞耳掩目而置人言于弗理矣若
臣等不然日出入于長安門勢不能避絕人事
必當與之相見也兒童走卒無非鞭策臣等之
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賁捧官
來開口即說礦稅各處書來未開緘而知說礦
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巧舌如簧不過增謊章疏

可以留中而臣等書揭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
羅無對業之冤家日日街前列不欠錢之債主
按劍相視評語橫加更至迭來曾無虛畧欲解
之不能解欲償之無可償開口亦罪不開口亦
罪咸詈臣等之口非口臣等之心非心而自頭
至足無非可羞可耻之態又何面孔向人也
君父之過臣子不宜顯言於是結舌吞聲掩袂
回面而使涕泗內流抑瘡為病知臣等者謂臣
等忠憤無聊不知臣等者謂臣等狂惑失志每

原缺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因
文武大小九卿科道官手執公本齊赴文華門
上行禮前有旨修省實政靜俟次第發行文武
大臣都著安心盡職共濟時艱如何又來瀆激
奏擾恭照 祖宗制度朝儀肅靜尊嚴凡有軍
國大計許實封本從會極門投進聽候裁奪處
分近來不知何物設意作俑朝廷但行一事若
妨己之私獎便哄然群起挾迫君上要譽沽名

全不思念君臣大義恣肆成風是何禮體卿等
為朕輔弼股肱可即傳示省改遵行諭卿等知
欽此 宸昔森嚴天威孔赫臣等讀之神魂戰
越竊惟近年以來天下久罹礦稅之苦而又習
聞停止之言跂望 恩綸以日為歲自縉紳至
于兒童隸卒無人不問此意自都會至于窮鄉
僻塢無處不同此言諸臣之舉實迫于天下之
公心發為天下之公論莫為倡首而群然同詞
莫為結約而翕然並驚者也不能稍移天心而

至上干天譴誠信未孚能無悚惕昔唐虞之時
君曰都而臣曰俞君曰吁而臣曰咈上無失德
故下無煩言假堯舜而有顛危之勢畢夔必不
能守其趨蹌之節矣語曰救焚者趨拯溺者濡
水火方急而暇為從容乎今所行之事非常之
事也天下莫不失其常心臣子安能守其常禮
人心離故人言生人心急故人言多欲朝儀靜
肅天位尊嚴當收天下之心欲收天下之心當
恤天下之言百姓不能言而群臣代之言怒群

臣是怒百姓矣群臣不敢怒而百姓皆敢怒百姓怒則人皆仇敵矣昔周厲王好利以榮夷公為卿士萬民攻之而出奔於彘唐玄宗置左藏庫聚歛無藝而出奔於蜀唐德宗置瓊林大盈庫稅間架除陌錢而出奔於奉天當此之時委朝儀於草莽爭糲飯而不飽豈復有君臣上下哉早聽人言必不至此覆轍在前可為永鑒諸臣受國深恩感時多故千章萬牘總出懇誠迹雖近于迫挾而原其本心不過欲安民欲弭亂

欲皇上為堯舜此其迫切處正是恭敬處其
心切故不知其迹之至此也君臣大義正當如
此豈可罪之為激為瀆乎伊尹告太甲曰言有
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伏望恢弘聖度特賜優
容取逆耳以悅心圖宗社之永計曠然改易絃
轍下一罷礦稅明詔于群慮不及之時使言事
之口淡而無味憂國之心化而若忘朝儀常肅
天位常尊都俞嚶咈之風當不遠矣

八月二十三日

原缺

請釋詔獄逮繫揭帖

三臣題昨日管鎮撫司李相國投臣等揭帖三箇分別見監人犯上請臣等看得重犯王官等一本及內犯牛雲鵠等一本俱有輕重不等罪名打問既已明白合送法司坐擬其犯官華鉦等一本俱因礦稅事起臣等虛心評論諸臣沉淪既久懲創已深天下之民未出于水火所以驚相傳告日傳日多縉紳見時語必首及其中有素著名稱者至今地方尸祝而祀之人心同

悲若悲其親戚無不求所以出之者民之所好
好之此謂民之父母宜曲體群情俯從寬典臣
一貫往年曾親奉 玉音許釋放他有官的還
與他官做恭繹此 旨乃天地父母之心也今
時人意交屬更切臣等敢以為請即不仍與官
做亦宜早從恩釋以證 皇上之于礦稅果有
停止之日以證 皇上之于萬民實有仁愛之
心先露端倪解其飢渴所救之人有數所感之
人無窮此 聖政之一大端不可以復緩者也

臣等用是不憚屢瀆懇懇仰跂伏乞即賜裁斷
將李楨國疏批發施行幸甚

九月初三日

催武場監試揭帖

三臣謹題照得今月係武舉會試之期初九日
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例有御史
二員充監試官先該都察院具題將吏部擬補
河南道監察御史王業弘山東道監察御史葉
永盛請 旨差委未蒙 俞命令試期已迫欲
臣等代催臣等竊惟試期在初九日今已初七
日即得命下明日尚可辭朝入場不致悞事否
則監察無人奸弊叢集何以成制舉今御史見

在缺人掌道侍班管城及各監收巡視等項常以一人兼數事委實不敷王業弘葉永盛皆原任巡按丁憂服滿候補之御史與他未任候補者不同况此監場不過旬日暫差又與大中等差不同伏乞即賜允發庶彝典無誤獲告成事

臣等謹為代題伏候

勅旨

九月初七日
上初八日奉

聖旨即傳王業弘葉永盛准着監試武舉去該衙

門知道

原缺

恐倉猝披陳未必俯亮臣心鬱而不明臣言抑
而不行不唯加愆抑且加病謹將此一片哀苦
先具揭帖上聞儻蒙俯照臣萬不得已之情垂
愍臣父母棺槨暴露之苦許臣暫歸俾得及早
擇日補築掩閉則狗馬之心少安而狗馬之病
可治 聖心如未厭臣臣不敢不竭蹶赴闕以
效餘忠也伏叩 聖慈必祈示許乃敢恭具奏
本大廷披陳臣無虛一辭以負 恩眷不勝傍

徨哀懇之至

九月十一日

原缺

堦尤前二臣所無伏望 皇上憫臣最苦難居
之情俯加哀憐准暫假省墓以廣 聖明孝治
以畢微臣情事臣意劇心悲不能擇辭無任涕

泣懇祈之至

九月二十三日
上二十九日奉

聖 近來國家多事卿為首輔正宜為朕分憂贊
襄忘家報國豈可堅意捨朕求去不允所請展墓
事着卿子尚寶司丞沈泰鴻馳驛代行修理卿宜
時下即出勿得再陳吏部知道

原缺

給卿等傳示遵行諭卿等知欽此臣等捧讀仰
見皇上寅畏天變修行實政舉手加額口呼
萬歲者三蓋愁腸一開不自覺其手足之舞蹈
也伏念繫獄諸人困苦已極天下無不哀憐一
旦放之傳播道路何但二三縲囚臣等亦得施
面目以見天下士大夫也惟是四海九州仰望
如天之澤出之水火之中者不止此數人誠一
推廣此心使人人無向隅之泣亦不過一舉之
間而已至于庫藏錢糧臣等豈不知近日進賜

繁多不比往昔苟使戶部稍可通借民間稍可
支吾敢不仰體 聖意無柰財之入孔止有此
數自有買辦以來太倉進過五百餘萬彼盈此
虛邊餉安得不缺財之出孔亦止有此數自有
礦稅以來民間不知將幾百萬填補溝壑拖欠
安得不多戶部不得已而請停免買辦又不得
已思借老庫即臣等前揭亦議及此近訪得老
庫之積今止存五十萬即太僕馬價屢借不還
寺臣爭執如割已肉此等通那總非良策滿目

原缺

再請修墓揭帖

題臣於二十二日具奏為驚聞墓圯寸腸百裂
懇乞賜假歸省以申子情事又因奏詞跼蹐未
足以盡臣意另具一揭隨本同進今既數日未
奉聖諭五內如灼何勝懸跂念臣乞假省墓
~~聖諭~~同病者有時而愈愈則可無請矣若
臣情事至苦且急無可中止之理又非可使人
代為之事臣之二揭二奏淚出痛腸殆滿一斛
伏惟大孝錫類至仁體物冀垂俯照敢復再揭

恭請 恩命臣之初營塋地止一棺第以合塋
為心勉強分為兩穴局勢逼促殊多補轅又南
方地薄塋淺不深今也不幸至於發洩定須臣
經手營造之人方可為下手補葺之計而臣老
矣恐一旦溘亡即抱終天之恨為不孝之鬼夫
臣子一心中孝一道不稱孝子安稱忠臣何賴
此不忠不孝之臣而容之于朝乎臣入仕三十
七年大馬筋力銷鑠已盡今衰殘望七而尚有
人子不了之事不可委托他人徐待來日烏烏

私情莫此為切在廷必一臣不過滄海粒粟而
臣父母九原之下不可無臣不啻飢之望食寒
之望衣震風凌雨之望屋廬臣棄不顧大非人
理伏冀憫念臣父母以念及臣賜之俞命容省
墓一行訖工之後若未即死尚可趨赴闕廷酬
報鴻造也恭候 親斷早允幸勿發閣票擬二
臣同官難以下筆恐妨臣請臣不勝涕泣哀鳴
之至

九月二十
七日上

原缺

楚宗變亂揭帖

三臣題臣等接得湖廣巡按吳楷揭帖內開楚王進助大工銀兩至漢陽縣被惡宗數百提刀劈門細鄉解官盡行劫去本府通判等官擒獲三十二名并贓銀二千九百餘兩閏九月初五日惡宗二千餘人各持兇器突入撫院將副使周應治竇子偁俱毆重傷將巡撫趙可懷登時殺死搶去劫扛盜宗等因臣等面問承差口稱可懷家眷已歸止有一子在傍混逃不知下落

周副使赤剝亂打生死未審各惡仍圍困布政
司要刼庫銀縱橫城中肆行搶掠楚府不知消
息巡按出巡在荊州聞報即馳歸省城本係荊
州發行兇焰薰天恐即據城造反惡黨繁多途
中搜檢刼打承差亦難行也臣等聞此不勝驚
駭竊惟楚人輕剽好亂本難撫治而楚宗蕃衍
武昌城中有三千餘人雖多善良實繁凶暴撫
按以皇家支派不敢施法若有舉發止是啟王
戒飭而楚王近以華越之誣身且被辱安能鈐

人此輩目中既無撫按又無楚王復何忌憚是以劫扛搶獄甚至手刃鎮府旁及憲臣尚可道誅乎今彼處情形雖未盡悉要之必不遽靖蓋其積漸然也惟因假借過優是以釀成太惡巡按職在澄肅正宜大振紀綱豈得顧忌宗室猶有假借捕治何疑但衆勢方熾不易為力宜先且發嚴旨又即補巡撫刻期到任一面着各兵備集兵協擒庶幾有濟若稍緩時日恐其滋蔓益難圖也趙可懷前因民變特選以去今不

保其身則繼此以往者非雄略長才文武具足
之人不可乞亟下廷臣會推嚴限星馳赴任其
河南鄖陽二處皆與楚地接壤臣等屢請早點
撫臣正慮此等不測今恐凶輩散漫難捕又恐
聞風響應伏乞并賜點用以示彈壓之重各處
巡按亦乞并賜遣用以昭憲紀之肅其兩司之
中兵備尤要承平日久不無翳冗宜令吏部特
加妙選或更調以資實濟此皆目前切務臣等
已恭票上惟 聖明亟行之又查湖廣巡撫原

非軍門無兵可恃即有民快數人豈敢輕犯宗
室征播之時曾暫設偏橋總兵事寧已革故人
無憚懾亂者屢矣自今以後縱不設總兵而巡
撫下宜置標兵二三千以為羽翼倘嘯聚不鮮
據城阻命或逃迸山澤出沒為寇則勢不能不
用兵容臣等相度時宜再加擬議也大抵今之
天下非無事之時比者太白晝見翼軫分野正
當楚地然尚未沒深可憂念伏望克謹天戒大
收人心則以至仁伐至不仁誰敢不服再照趙

可懷原以安楚特遣未有所酬近因三考加銜
亦是常例今死王事相應優卹惟以特旨賜行

臣等不勝戰慄之至

閏九月二十
四日上

論播功難封拜揭帖

三臣題昨日文書官傳示 聖諭仰見嘉獎軍
功激勸後來至意正臣等所久欲贊襄而不可
得者敢不祇承隨於本日出閣時到朝房內約
同兵部官虛心面議俱說平播一功開疆展土
奇勲懋績誠如 聖諭委應從厚陞賞惟是徧
查舊例如宣德九年平松潘功總兵官方政止
加陞左都督成化三年平都掌蠻功提督程信
止加無大理寺卿萬曆二年平九絲蠻功巡撫

曾省吾止加陞侍郎總兵劉顯止加陞都督同知此皆四川最著軍功並未有封侯伯世爵者若近年總兵官李成梁封寧遠伯則遼東虜功與苗蠻功不同又係積功累級歷十數年而後得非以一次大功便與封爵且成梁係一身獨將非有二三同事也今播功雖大而在事各官有一總督三巡撫五總兵俱同功一體之人衆擎易舉之事槩行封拜人將謂之濫擇一特加人又謂之偏以故衆議謂封爵未甚合例衆功

難又盡封不若于原擬陞賞上各加優厚使與
者受者于心皆安臣等擬議再三竊謂文臣中
調度忠勞總督為首武臣中行間血戰總兵為
首將督臣李化龍原擬加太子太保今改擬加
少保原擬世蔭指揮僉事今改擬指揮使總兵
劉綎原擬復官陳璘原擬加右都督今俱改擬
陞左都督仍將原廕副千戶俱改擬指揮使馬
孔英降虜起身吳廣李應祥武生起身原擬罷
陞職級今改擬世廕正千戶郭子章江鐸等俱

于原擬量行遞加夫文官至少保已列公孤之
尊武職至左右都督可稱侯伯之亞而廢至揮
使世世承襲與國同休抑又隣于勲爵之崇似
此恩典極為優異近年寧夏朝鮮松山諸功皆
未有此足以播之青史諄之外夷傳之天下後
世為不朽之大業昭代之盛舉矣臣等謹遵
旨一一改擬并發下前票一併進覽如 聖意
必欲議加封爵則事體重大條例未備臣等既
難定擬湏下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廷議但恐

衆人意見不同人心忠奸難測或因此吹毛求疵爭長競短使朝廷一場好事諸臣一番大功反增一段話柄有傷全美語云築舍道傍三年不成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以臣等愚見言之如前改擬庶幾公典輿情兩得其當况文武諸臣之待敘者已五六年猶大旱之望雲霓但求速得不論多少陞賞若速則感荷眼前之光寵即稍從減省人必不以為薄萬一再遲則滋多日久之熱中即較前特厚未必便以為恩此固公

論所同然而實激勸一關係也恭候聖明裁

一定施行

閏九月二十九日
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揭改票議加封爵條例未備今
播功雖大而督撫總兵衆多世爵難以盡封文武
李化龍等俱擬加陞職廕具見恭敬忠順仰體朝
廷優恤開疆展土血戰之意朕已知悉依擬即行
卿等為朕輔弼股肱朝夕贊襄運籌調度勲勞茂
著當有恩賚勸酬擬諭來行不顯天朝武功毋得
遜讓推避特諭卿等知之

討亂宗揭帖

三臣題臣等昨暮出長安門接得湖廣巡按吳楷書揭因面問承差巡按在承天府調兵候旨進討城中賊黨縱橫城外官兵圍守御史尚未知新巡撫之命殊遑遑也二疏之外又有揭帖疏投通政司封進矣揭帖臣等謹封上覽逆宗出榜約以二十二日舉事今不知若何榜中之詞無狀特甚反形大著王法必誅朝命多停一日則逆焰更張一日寧急而促之勿緩而縱

之料新巡撫梁雲龍此時可到任行事矣賊氣
必奪但武昌城中焚劫之禍楚王宮中儆戒之
嚴不知今何也楷疏有云若所以敢于恣肆不
道者不過恃為 陛下親屬刑不能加法不能
禁理不能諭勢不能格此實骨髓至論惟令有
司必行朝廷之法以法勝恩然後可以明上下
之分折亂逆之萌其榜中云順流而下坐鎮南
京可恨殊甚故近日廷臣諄諄題請各處整飭
兵備意正慮此諄諄題請各處填補撫按意正

為此伏乞留意 皇上作主則大事亦小處置
不難若不留意則小事能大處置難矣臣等凡
可與各衙門商量者不敢不盡但本惡肆出榜
文謀反已真御史方候 旨進剿恐失事機請
發一特諭天威震臨人方盡力不然恐其猶礙
宗室二字畏首畏尾養癰成疽流毒愈大也惟
冀即賜裁發施行謹題以請

十月初三日
初五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揭及御史稟帖逆宗出諭無狀
特甚反形大著仍捏假王之意王法必誅 祖宗

法度治國安家既係強劫叛亂何論宗人且楚省
遼濶逋逃衆多討惡安善務保萬全朕已知悉諭
卿等知

諭兵部都察院朕覽湖廣巡按奏報楚宗崇仁輒
敢聚衆強劫王損戕傷撫臣今又肆出反叛榜文
好生悖逆着本省各官上緊發兵擒拏鄖陽江西
河南撫按兵備南京兵部操江等各相機發兵協
剿毋得顧忌觀望養成大釁一面榜諭各宗及城
中軍民毋得畏懼朝廷討除惡人正以撫安善良

不許濫及傷害馬上星馳與他每知道

請官糴救荒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楚宗為亂因素恃天潢一派
謂朝廷必相假借有司無奈我何憑驕逞兇以
至于此皇上特諭擒拏國法既昭羣力可效
矣惟是輦轂之下畿輔之中直到河南山東一
路滿目饑荒盜賊出沒南來北往皆云旦夕難
保頃楚中賫本承差亦被二次打劫窮民嘯聚
比之宗室尤繁而畿輔近郊又比江漢為切臣
等之憂甚于楚事也皇上因在京霖雨特發

太僕寺銀十萬以賑當時各官欲儘銀分散惟
老成長慮者謂畿輔皆災太倉罄竭宜奏 聖
諭查極窮下戶賑之而留六萬有餘以為預備
既而果有煤戶告急分此散賑歡聲如雷咸戴
聖恩呼萬歲矣今薊保撫按屢次請賑戶部乞
此六萬以分賑之誠宜早發蓋太倉如掃戶部
步以邊餉為急無可發賑而又不肯輕請內帑
以緩時日計出無聊不得不爾雖六萬餘兩所
濟無何庶以為遏亂銷萌之助耳然尚不足也

臣等竊謂當責成薊保撫按即將此銀作本便
宜行事各差官四出販糴以求饘粥之資又恐
錢糧無處官販有限尤宜招商通市庶幾所濟
益多而山東河南浙直江西湖廣各撫按亦宜
以陵京社稷畿輔根本為憂效忠君愛國救災
卹患之愫多方設法移粟前來但到八府境內
災民亦有一濟顧非明諭鼓舞之諸司必不敢
輕動錢糧而擅為格外之事也更有喫緊者焉
則稅使是已 祖宗設關津諸稅惟米糧無稅

農具無稅今以聖慈尚發糴本以拯捐瘠之
民諸稅使皆當隨其力量出心協施上以為國
而下為其家使桑梓猶存亂虞不作儻猶越格
廢令以抽稅留難之是助天為虐而阻壞大事
大罪也望特加禁止疏通轉糴支持冬春以至
麥熟是社稷生靈之大幸

十月初七日

辭播功敘賞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播功數年未行敘賞中外之人頓生疑議茲蒙傳諭欲加封爵始知所以

體悉戰士報答勲臣者甚厚群心盡慰群疑盡忘臣等亦得釋其慙責幸甚第以令甲當詢衆議當訪故昨與樞臣再三斟酌寧各遞加等數不敢侈駭見聞也伏蒙俯採如票允行使臣等又得守其常職幸甚今蒙恩旨欲賚及臣等聞命震惕若無所容此一功也上而廟社威靈

聖天子神武肅昭之力下而閭幕用命群有司
敬恭匪懈之力臣等碌碌第守文墨之事略無
橫草之俾萬萬不敢預一絲一星之賞以滋十
目十手之議也吐露肝膈無少虛假惟 皇上
俯亮而亟止之臣等奉此 恩旨已至榮矣回

奏以聞

十月初七日

救荒二揭

三臣題竊見今年災荒異常畿輔尤甚流離滿路盜賊橫行根本可憂消弭無術戶部請將秋間所發太僕寺賑濟京師餘剩銀六萬兩給薊保巡撫以救目前垂斃之民臣等猶以為未足因推廣此意于初七日謹擬諭旨一道上進事關民命至亟至重憂在蕭牆至迫至切死生判於呼吸變亂藏於目前非可視為尋常文書可行可止可速可緩之事也從古天下之亂起

於盜賊盜賊之作起於飢荒昔人一遇饑荒發廩出帑無所吝惜但今太倉苦於邊餉欲發而無可發內帑係於上供欲請而不敢請四顧躊躇莫可措手惟賑餘六萬其銀見在其事易行故臣等乞分發薊保令其收糴以充糜粥之資示朝廷之德意使民有所繫戀而不至動搖聊為官僚之率倡使人有所感發而共為振救亦厯厯耳豈便濟事故更責成二處撫按許其便宜那借多方區處或差官收糴或招商出糴又

責成各省直撫按欲其自獻忠猷共救根本移
粟通商至於舊制但係米豆粟麥通不許抽稅
攔阻況今救荒大事則經過關津自合申明此
意非欲盡蠲他物一切不征之謂也蓋米價既
高征稅若重則商賈折閱誰肯出途雖官府曲
加招徠終無應者故必朝廷明示此意然後天
下商賈肯來耳臣等雖竭慮極思夜思旦行猶
恐無裨于涖溺救焚而今猶泄泄延緩彼展轉
溝壑者何能忍死相待揭竿斬木者豈不攘臂

爭起乎此臣等所謂至危而至急者也謹再
以所擬諭旨一道上進并為催請臣等方草此
揭又接戶部揭帖為饑民日聚日危荒政愈遲
愈急等事臣等讀之萬行淚下非為百姓憂實
為皇上憂切膚之災一至於此剖肝之論何
可不從伏乞將告荒諸疏盡數批發講求無策
之策以免傾亂之階伏候 勅旨
十月十三日
上不報事雖
不報而予與司徒行
之故其歲餘而不憂

總河交代揭帖

題伏蒙發總河李化龍本擬票竊惟化龍丁憂
已逾四月久留未代使子道有虧旅櫬不歸禮
廢教弛非盛世所宜有而河道一役必有總領
之臣然後其患可息其利可興蓋雖堯舜在上
不能遙斷水事必使伯禹胼胝遲之歲月以責
其成功今所推李三才黃克纘曹時聘皆可用
之才望簡命一人庶令大事有托不至妨廢

明歲之漕

十月十八日

叛宗造言闡揚 聖政䟽

奏為叛宗狂逞造言義當闡揚 聖政昭示罔
極因祈迴避嫌疑以光天討事該湖廣巡按吳
楷報楚宗蘊鑒等作亂情形內有告示欲殺假
王下南京又有刻榜歷數撫臣趙可懷黨助親
王以假作真又妄指該藩行賄干 皇上又僞
捏撫臣與臣書及僞傳文書房索賄等情臣惟
蘊鑒之罪上通於天不為蘊鑒所訾豈復為人
本不足辯然 皇上昭雪假王竇彪炳千古一

大聖政也反誣爲賄臣實痛心胡可不明言
以宣颺之所以及臣爲臣在耳夫討罪天下之
至公也何必臣在惟聽臣去則天討益光而奸
心愈服不獨區區全臣名節而已也初華越疏
至皇上一覽即云三十年王豈可說假夫告
妻証何足憑信此中外所共傳聞不待會議而
始發者也聖心既久定而不移宸斷又至公
而不爽群臣于此有對揚之不暇耳趙可懷在
遠安所黨助爲哉至于臣時正乞身闔門不能

出入綸命比至見朝事已大定又何庸臣黨
助也今僞捏可懷通臣書不知作何語不過以
賄讎臣耳夫蘊璆之奸尚敢以賄誣至尊則
其汙臣何有尚欲殺親王下南京則其讎臣又
何有獨念臣今而不言則煌煌聖德為奸徒
節蔽而天下萬世何繇聞知耿耿微臣身蒙貪
昧隱忍之名矣又何以恭贊天討哉御史疏中
言七國之叛借言鼂錯盖念到此矣臣用是賜
言于朝一以表皇上昭雪楚王臣下莫贊一

詞臣尤無能贊一詞一以表臣才謏德庸無能
增重朝廷而鎮安反仄宜早罷去伏乞將臣賜
罷俾無預楚事而公與在廷之臣議兵進止評
罪輕重則嫌疑既絕而大公益昭 聖政愈光

而羣心彌肅矣

十月二十二日
上二十四日奉

聖旨自古奸人謀叛無不假借事端肆言誣讒以
圖煽結人心抵飾已罪何所忌憚昨年楚府一事
朕心原自了然及下廷臣會議亦皆僉同朕乃從
公裁決與卿何干卿庶正忠謹朕所鑒知據奏不

原缺

回 聖諭揭帖

題萬曆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該吏部接出

聖諭朕惟行取科道待命日久况各差缺多妨
廢政務你部院屢次列名擬職朕已具知可着
即到任管事仍具本題知欽此欽遵除見在各
官授科道外有同選吳道行沈鳳翔汪若霖朱
一桂陳嘉訓擬為給事朱燾喬允升擬為御史
適各丁憂未授至服闋趨朝該吏部具題未蒙
俞旨又有同時行取而至今候考熊鳴夏周曰

庠蕭淳等三人亦未蒙俞旨又萬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臣等奉命將辛丑科庶吉士考試散館除留授翰林院官外有王元翰呂邦耀曾六德袁懋謙擬為給事宋燾王基洪陳宗契馮奕垣擬為御史該吏部具題亦未蒙俞旨竊惟行取之命茲已七年及奉允授之諭亦已三年辛丑庶吉士作養三年及奉散館之命亦已年半此皆昔時隨請隨俞者而今遲延至此朝廷培植人才欲其奮精鼓神以肩任天下

之事士子觀光上國亦欲乘時効力以畢靖獻
之忠而取之如異才置之如散木居諸空閤一
無補報之階人壽幾何堪此淹滯之久切為數
臣惜之且同一行取也同一館選也已蒙錄用
者或直金門或按所部得以奉恩光效尺寸久
矣而獨此數臣未沾一命昔人譬為滿堂讌笑
而有一人焉向隅涕泣則滿堂為之慘然不樂
此不獨數臣之悲亦衆人之所共悲也 皇上
如天雨露豈有偏遺既嘗錄用乎彼必不厭棄

乎此特一日萬幾未遑省察耳履長之慶師濟
充朝拔茅彙征正惟此際臣等若不為言何人
當為之言故敢激切上請為諸臣計乃為國體
計也望賜
俞旨勅下吏部查照施行

十一月初六日

聖母萬壽請受賀揭帖

題昨接禮部揭帖為恭遇 聖母六袞誕辰恭

請 皇上臨朝受賀以光孝德事臣等竊惟萃

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古所稱聖天子之孝也

本月十九日恭遇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

端獻皇太后萬壽今旦乙巳之新曆 既頒甲

子之周天斯屆 皇上至孝性成色養具備聞

近日宮中頌祝駢繁禧事綢繆歡忭之聲既四

徹于邦域矣獨惟臣等限於禮法無由一展舞

蹈之誠如獲仰瞻 聖顏致詞稱賀臣子區區
忠愛孝敬之意亦庶乎可以少盡故禮部請是
日 皇上御文華門又復請 御文華殿據典
禮而言亦合群情而言也 皇上因奉親之大
孝修視朝之曠儀可法可傳盛典盛事伏乞俯
賜 俞命令臣下齋潔祇候

十一月十一日
上

推管察等官及巡按揭帖

題國家之制凡己亥年吏部都察院合兩京六年官員而大考察之明年乙巳正月及其期矣期日已迫而未有專官如吏部當有尚書及右侍郎與考功郎中今左侍郎楊時喬懇以為請如都察院當有掌管河南道印信御史七月內都御史溫純以御史吳達可請已得賜允但吳達可從江西巡按入京復命例有回道一旨尚未蒙發何敢管事伏冀皇上俯允庶令察

事有着臣等又惟國家設立御史巡行天下欲其秉憲肅紀察吏安民小大之事無不周到以爲非絕私務公而聚精會神不可故不許帶一家眷即音信亦斷絕不通其事權雖尊而拘束亦甚其應接不暇而精力易銷止可一年一換非宜久留不代也今報滿而未代者甚多如浙江吳崇禮蘇松馬從聘河南方大美陝西黃陞甘肅楊文蒞山東嚴一鵬淮揚高攀枝廣東林秉漢河東魯舜漁山西汪以時四川李時華應

原缺

聖母萬壽入賀揭帖

三臣題本月十九日恭遇 聖母慈聖宣文明
肅貞壽端獻皇太后萬壽聖旦律應黃鍾時迎
長至六十歲之花甲方此一周億萬載之桃觴
從今伊始豈直合宮之慶實惟率土之依仰惟
皇上純孝因心至誠建極袞衣五綵老萊之娛
于膝前玉食萬方虞帝之養以天下寶婺叶齊
天之福璇宮覃愛日之懷臣等備員近輔目覩
熙辰舞蹈惟同欣騰尤萬竊以常年祝賀惟恭

詣慈寧宮門外拜叩乃于今日似難循常雖至
敬無文未有報乾坤之加禮而中心誠喜實懷
依日月之薦情擬于是日恭詣慈寧宮門行五
拜三叩頭禮以祝 聖母萬萬壽隨詣仁德門
行五拜三叩頭禮以賀 皇上奉 聖母萬萬
壽續周室思齊之雅如再咏于詩篇修漢宮長
樂之儀永有聞于史冊

十一月十七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欽奉 聖諭諭內閣昨朝謁 聖

母面奉 慈諭云予今六十延齡寔乃 祖宗

默佑洪庥爾純誠孝養所致嘉悅弗已奉先殿

祖宗神位前欲遣官行祈謝之禮以伸予敬感

之意朕欽承 慈命親恭詣內殿行禮合用告

詞及脯醢果酒卿等撰擬來行諭卿等知欽此

皇上恭奉 聖母茂享遐齡感念 列聖洪恩

躬申祈謝仰酬 祖德益表孝思臣等謹撰擬

內殿告詞一道進呈其中不稱 聖母徽號者
在宗廟則禮然也伏惟 聖明裁定施行所奉
御札一道尊藏閣中謹具回奏

十一月初十
八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傳出 聖諭諭內閣覽卿
等奏揭恭遇 聖母六袞誕辰請朕臨朝受賀
以光孝德具悉忠愛孝心甚嘉悅朕惟 聖
母鞠育隆恩感戴無極自頒新曆以來慶忭弗
已至日亦欲御門顯揚君臣頌祝但朕日前恭
謁 聖母陞座躬率后妃嬪御并皇太子諸王
公主及合宮六局女官內官祝壽行慶賀禮祇
奉 慈諭面傳爾純誠孝養予心嘉悅惟欲簡

便節省勞煩其慶賀宴享諸禮俱免朕欽承

面諭敬遵傳行思得 聖母免行慶賀諸禮朕

豈宜臨朝受賀御門暫免卿等傳示禮部遵行

特諭卿等知之欽此恭惟 皇上至仁建極大

孝尊親養以萬方躋于上壽不惟 皇上一人

之大慶實乃臣等與九州四海之同歡區區下

情滿望 皇上臨朝受賀以少伸群臣頌祝之

敬光昭九重慈孝之全乃 聖母鑒 皇上之

純誠不以繁縟為禮 皇上奉 聖母之慈訓

惟以養志為先欽承 面諭傳免慶賀諸禮

聖母之謙德愈增壽考之光而 皇上之聖孝

亦超儀文之外也臣等謹欽遵傳示禮部遵行

聖諭謹尊藏閣中以垂永久但萬年大慶不比

尋常臣等私衷無能自己臣一貫臣鯉臣賡恭

詣 慈寧宮仁德門各行五拜三叩頭禮已經

另題謹回奏以聞

十一月十九日上

吳御史回道及七差揭帖

三臣題臣等于本月十二日具揭因京察在邇
都察院例該有御史一員掌管河南道與吏部
吏科共主其事已經欽定差吳達可矣但本官
回道尚在候 旨不敢遽任今該都察院又題
伏乞允其回道管事庶可責令到任料理考察
臣等又惟天下各巡按差滿者多至十三處該
都察院于十三日具題因御史缺少先題七差
亦未奉 旨此誠四方安危所係難以久滯久

缺臣等身叨輔弼憂樂皆同心實惶惶亦望統

賜允發十一月上

催章奏揭帖

三臣題比者恭遇 聖母萬壽聖旦 皇上躬
修孝養之禮一切章奏多留未下中外臣工不
勝瞻望臣等竊惟 聖母之心無一日不周于
天壤存于宗社孝經謂德澤加于百姓廣愛行
于四海乃天子之孝伏冀加意而率行之以承
聖母之歡心臣等此月之內有揭帖數通不知
曾徹 聖覽否輔職在身憂慮在心爰此遑遑
萬非得已伏乞採納先行并將各衙門章奏時

賜檢發施行
十四日
上二

請留溫中丞揭帖

三臣題竊惟明年正月當大察京官吏部都察院其專職也今都御史溫純上疏告病既非其時又况本官素秉公誠衆心信服方今國家特為楨幹安可聽其自便伏乞將純疏親賜批留或發臣等擬票上進以隆大臣之體以重京察

之典

十一月十七日上

察近請下管察本章揭帖

題竊惟國家六年一次京察乃最大彛典不可輕忽凡從事于此者孰敢不盟誓天日夙夜黽勉以幸無罪若委任之不先詢謀之不周而至干倉卒受命苟且了事伊誰之尤臣等不能逃其責矣今去察期止一月耳歲除歲首諸務倥偬又多假日中間循常奏事能幾何時而猶此稽遲必致擔誤近者都御史溫純兩次請告未蒙賜留河南道御史吳達可累題回道未蒙賜

允即吏部侍郎楊時喬疏告考功司郎中劉一
焜推補皆未蒙發該部院吏科及該道御史敢
請之章前後相繼臣等亦既兩揭矣憂懼實深
計無所出安敢避冒干之嫌而忘再三之請乎
竊惟此數日內發票之本亦多仰見皇上勤
勞萬幾未嘗少懈但過詳慎未沛然耳純與時
喬等各以察事重大有難輕任謙讓未遑亦其
小心之義皇上正宜委任而責成之也黜陟
幽明虞廷重之若開因循之端滋鹵莽之漸使

賢者受枉而不肖者倖逃為清朝之累不小惟
乞俯納瞽言亟下明命促諸臣上賅管事二十

月初三日
上

管玉牒揭帖

三臣題照得玉牒開館今已數年臣等日夜催纂而天潢之派比至十六萬位加以世系名封數多不可勝計纂修缺人見在止有少詹事楊道賓一員臣等題請將國子監祭酒蕭雲舉同管纂修未蒙 俞旨今有南京吏部右侍郎葉向高原係翰林院出身見在考滿進京留用尤便伏候 命下將葉向高改禮部右侍郎蕭雲舉陞詹事府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與

楊道賓同管纂修玉牒專精上緊刻日進呈其
校對年深有勞官制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左
寺副章伯輝應與加陞二級仍留在館供職大
理寺左寺副孫能傳應陞部屬敘用俱乞 勅
下吏部查照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十二月初
六日上

請留用葉少宰揭帖

題臣等看得南京吏部右侍郎葉向高存心忠實學術平正本係翰林出身誠將來可以大受之器見今考滿進京畢事即當回南矣莫若因而留之可得其用本官昨蒙點陞南京禮部尚書已票未下聖鑒煌煌既洞知其為真才目下京察吏部尚缺右侍郎即禮部亦缺右侍郎本官資望皆屬相應俱經廷臣會推本在御前伏乞即賜諭出點用最為便益臣等今日以王

牒修缺人亦欲留彼管理惟復准臣等之請
留濟急用薦賢為國不敢有私也

六十二月初
六日上

請留楊少宰揭帖

三臣題昨日文選一司官到臣言本部成規每
遇雙月有推陞考選揀選急選等事最為繁冗
今堂官告病未出煩乞轉請于 上前等因臣
等竊惟吏部左侍郎楊時喬清修敏練克勝厥
職偶感告病允宜慰留銓堂獨此一官安可一
日虛曠大選月分諸務鱗集窮冬盛寒尤宜體
悉况明春京察逼近尤當早為料理楊時喬告
病本及其題請等本特賜 溫諭或發臣等票

擬恭候裁發庶銓堂得人不得選察等事

月十二初

上八日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昨日文書官趙金捧出 聖諭到閣諭
內閣朕覽卿等奏揭國家六年一次京察乃最
大彛典不可輕忽且時日促近缺官恐有擔誤
具悉忠愛詳慎懇切今歲雪寒朕自入冬以來
不時微感足疾未愈屢屢動火眩暈近又齒痛
是以服藥調攝諸凡章奏未經細閱原無他意
卿等奏請今已發票諭卿等知欽此竊惟為政
之道得人為先得人之法察舉為急稂莠不去

則嘉禾不生故國家有六年京察之制甚重也
頃主察之官各求退休若不慰留誰其肯任故
臣等不避煩瀆冒進一言前日蒙將河南道御
史吳達可本發行昨日蒙將都察史溫純左侍
郎楊時喬本發票又下考功郎中劉一焜本仰
窺 聖意採納臣等不勝欣忭何期更垂 雲
翰敷示腹心捧誦之餘尤深感激但臣等無已
之請尚謂吏部尚書未命右侍郎未命若得統
賜簡定尤於察事完美其他一切章奏咸冀及

時省發庶寬臣等尸素之罪且免臣等貽擾之
愆至于深冬雪寒崇櫛宜倍無窮忠愛惟有嵩
呼 聖諭謹尊藏閣中以傳罔極謹具回奏以

聞
十二月初
十日上

請允各差并補科道揭帖

題竊惟流光不待歲時忽臨朝端庶政多廢不舉士庶人治家者猶以歲終而考其成臣等于此不能不縈縈也近者京察大事蒙沛然下部院諸臣之命但各處巡按差滿當代者多至十餘處屢請未命意者以為各差既補則朝端缺人然今候補散館諸臣行取者七年作養者三年人數亦不為多人情事理又當體恤吏部屢次催補為科道官正資以濟各差之急臣等未了

敬事草

卷十六

前件不敢不請
四十二日上

因類奏請行修省實政揭帖

題謹按禮部每以年終類奏災異雖循舊制固
非縻文徃者皇上於此未嘗不惕然責躬而
諄然飭群臣以痛加修省也今年該部既題猶
未發票不知聖意云何蓋今年災異上天實
有深意而萬萬不可以尋常視者青衣角帶未
稱修省昔人有云應天以實不以文此急務也
臣等竊嘗數之除天鳴地震河決旱澇諸種種
害民傷物載在四方之牘者未暇枚舉乃正陽

日食諸陵雷火變豈有大於是者乎而又連年
疊見日月盡同決非偶然之故矣況又有京師
久沴三輔大浸蟲齧陵樹妖星繼天都城禁城
並報坍塌官廬民舍頽敗無數水潦所游儲積
如洗城邑漂沒晝日晦冥如是者從夏至秋從
秋至冬後先相仍而無虛日千里一望而無平
土家懷天墜之憂人切陸沉之懼罔不枚血號
泣于雙闕九門之下祈聖主順天心敬天戒
霽天怒回天和為元元延轉壑之命為宗社蠲

復隍之憂 皇上雖震動心顏屢沛恩旨修
廢官發倉廩出囚繫誅奸邪而人心猶嗷嗷然
未愜何也謂礦稅根本之害未除而凡此善端
特其扶疎枝葉無益于起死回生之大計也臣
等竊惟 皇上以至聖之資握至尊之權即舉
超帝越王之事易易耳而久道之後翻為釁孽
之始意甚惜之惟茲二三大臣並以一人無數
事手口並作補轅不前一日尚難知何能為千
百年久長之計臣等亦甚惜也 皇上雖居深

宮豈不見天下危端有如此急而猶不若臣等
在外真見有不可一朝居之勢試揣度之倘有
胡騎一二萬窺京邊能保必禦之否倘有亂民
一二處弄干戈能保必除之否臣等實不能保
而皇上獨以為可保乎萬曆初年勵精圖治
故紀綱肅張官常謹飭帑藏充牣兵戎簡練節
用愛民而上供不乏委任責成而賢才畢來端
拱無為而稱聖主者以此十年以後群言囂
凌曠官離局政權旁落莫適主持然猶可諉曰

此朝士之紛紜耳其後噓賊首亂東倭繼之煽
動干戈群萌四起然猶可諉曰此外患之侵凌
耳乃至干礦稅興而部院詘勅使出而民心搖
則誰使之謂非 聖德之累不可矣前此不靖
由天下生也不得歸咎於朝廷也今此不靖由
聖心生也不得諉罪于天下也由天下生者一
加振奮而次第就平事幾甚難而轉旋甚易何
也能以其神武行之于天下故也由 聖心生
者數奉天戒而未新天命事幾甚易而轉旋甚

難何也不能以神武斷之于心故也如謂數年
礦稅而不亂今安得亂亂則吾能收之臣等又
請譬之亦聞牧人之剪羊毛者乎羊一歲三剪
其毛以牟其羶鬬之利然近冬不敢復剪恐羊
無以禦寒而凍且死也今天下之民有正供有
加供有不時之供加以水旱凶荒盜賊之虞此
寧三剪之而已乎又以礦稅之灾益之痛於骨
髓非直皮毛也民有不斃而死乎又不聞郵人
之騎驛馬者乎蓋馬主甚愛其馬故能用其馬

彼郵人之騎驛馬也不然視非已馬而徒虐使之馬不能堪故其弱者中道殞而已不免于匍匐强者詭銜竊轡奮臆憑怒而有碎首洞脰折脊之慘也 皇上鞭策民可謂極矣今猶未亂則自以為能收而不知既亂之後勢必不可收將安所御以托于民上哉積數年之苦苦之于前而恃一日之仁收之于後尚恐勢重難回時危易失而寧可泄泄然也頃者在廷私竊相語謂 皇上敬天勤民之意頗不逮前蓋以章奏

之不時下卜之耳臣等語之以為 皇上甚敬
天無日不焚香而祝也甚敬祖無日不沐手而
祈也礦稅之罷當在旦晚群臣百姓無事于譁
也然臣等能為 皇上宣颺而不能必 皇上
為臣等證實安得不齋戒而禱求于 宸扆之
前惟亟除礦稅權宜之法務修初年恭儉之政
凡此下民有所怙恃而臣等亦拜下風之賜免
誤國之誅